



东方文学丛书

公理何在

〔斯里兰卡〕依朗基兰 著

郑瑞祥 译
张秀莲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东方文学丛书

公理何在

〔斯里兰卡〕依朗基兰 著

郑瑞祥 张秀莲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根据印度马德拉斯市，巴利出版社一九六二年
第一版译出。

公 理 何 在

(斯里兰卡)依朗基兰 著

郑瑞祥 张秀莲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字数：198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

书号：10397·46 定价：1.40元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风景美丽，物产丰富，素有“东方珍珠”的美称。自古以来，我国与斯里兰卡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五十年代以来，这种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两国文化交往也日益增多。但是，斯里兰卡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翻译出版的，为数甚少。我们作为泰米尔语翻译工作者，长期以来就有这样的愿望，把那里的优秀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样，也可以为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人民的友谊加一块砖，添一片瓦。

依朗基兰是斯里兰卡著名的泰米尔语作家，是斯里兰卡进步作家协会的创建人之一。他著有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公理何在》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这部作品于一九五九年作为连载小说发表于科伦坡出版的泰米尔文日报《太阳报》上，一九六二年出版成书。这部作品在报上发表时，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甚至打电报给报纸编辑，表达他们对该作品的赞扬和对主要人物帕特米妮的命运的关注。出书后，也得到了文学界进步人士的好评。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斯里兰卡大学教授凯拉萨巴蒂曾为该书作序，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它通过店员瓦利布拉姆

一家的苦难生活以及他女儿的爱情悲剧，揭露了世态炎凉、金钱万能的社会现象，也触及了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社会本质。

作品着力塑造了帕特米妮、卡内希和安查理等主要人物。卡内希是一个出身于富商家庭的大学生。但是，他在学校里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蔑视旧的传统观念，蔑视门第和财产，却爱上了穷店员的女儿帕特米妮。为了和她结婚，不惜与家庭决裂，去追求新的生活。这一人物具有鲜明的叛逆精神。帕特米妮是一位纯真、善良而又有强烈自尊心的少女。她向往美好的未来，但残酷的现实不允许她得到幸福，以至最后无辜被谋杀。她的死，向万恶的旧制度作了血的控诉。安查理的形象也值得一提。他是工人（店员），也是工会工作者。他为人耿直，急公好义，助人为乐。他还具有比较高的阶级觉悟，敢于同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正如凯拉萨巴蒂教授指出的，在整个泰米尔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文学作品中，安查理是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

作者在展现故事情节的同时，经常夹进一些议论，表明了作者对社会现象的见解，但有些地方未免过多。另外，由于创作时是作为连载小说发表的，可能为了照顾读者的需要，有些章节有重复的描写。这些地方作了少量的删节。

书名的原文直译为《天理啊！你听我诉说。》因太长，改译为《公理何在》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于北京

东方文学丛书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刘国楠

梁立基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李 谋

张鸿年

张锡麟

张光瑛

张仁健

常德顺

潘金生

第 一 章

夕阳的余晖逐渐消失，喧闹而繁忙的贾夫纳大市场^①似乎不堪一天的疲劳，开始休息了。整个市场区立刻沉寂下来。街道两旁的路灯，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撕开了刚刚垂下的夜幕，把市场照得如同白昼。

政府明文规定，所有商店必须在下午六点钟停止营业，让店员下班回家。可是贾夫纳商号的老板们并没有照办。他们似乎并不害怕法令，而是法令害怕他们。

六点钟以后，不少商店表面上已经“打烊”，实际上在半开半掩的门里面，生意照做，起码得做到八点。有时甚至做到九点、十点。店员们被迫加班，却拿不到加班费。当地颇有名气的“巴拉马西瓦姆比莱商行”就是这么干的。

巴拉马西瓦姆比莱先生是这个大市场的先驱，目前他的实力在这一带也是数一数二的。他这个人向来不按政府的法律行事，只按他自己的法律行事，而且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

^① 贾夫纳大市场：贾夫纳是斯里兰卡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市内有一个综合性的大市场，由各家私营商店联合组成，类似我国北京旧时的东安市场。

错。人们都说，巴拉马西瓦姆比莱是个财运亨通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那么一些人发了横财，成了有钱有势的人物。本来属于“中产阶级”的巴拉马西瓦姆^①也借了战争的“光”，一下子变成了大富翁。

战争把人类推进了灾难的深渊。战争毁灭了多少财富，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战争期间，人们为食品和其他消费品而到处奔波。无辜的人们向上帝祈祷，希望尽快结束那残酷的战争，恢复世界和平。可是那些野心勃勃的投机商却在作另一种祈祷：“愿上帝保佑，战争再继续打几年吧！”巴拉马西瓦姆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晚上，巴拉马西瓦姆比莱的店里电灯雪亮，生意一直做到九点半钟。

“阿鲁莫哈姆！眼下市场上樟脑缺货，行情看涨。我们手头的存货要等一等再卖。只要新的货源还没有着落，价钱就得一直往上涨。我们得看看行情。”巴拉马西瓦姆一面打开保险箱，一面向领班的售货员发出命令。接着，他把一札一札的钞票放进了保险箱。照例，他还要向供在神龛里的拉克什米财神和神像下面的常年不灭的油灯低头作揖。他必须做完这一切才能离开，店员们这时才能下班。

巴拉马西瓦姆转过身来，顺手关掉电扇，拿起桌上一块毛巾，擦了擦手上的金戒指。这时店员中只剩下会计瓦利布拉姆还没有回家，他心事重重地站在那里，望着老板。

“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呀？”巴拉马西瓦姆摸了摸他那光

^①巴拉马西瓦姆，巴拉马西瓦姆比莱的简称。

溜溜的脑门子，对瓦利布拉姆说。

“没呢……这个……”瓦利布拉姆似乎想说什么，但又难以启口。他虽然只有四十五岁，但看上去已经象个老头儿，身体也很瘦弱。

巴拉马西瓦姆上下打量着瓦利布拉姆，眼珠子转了转，脑袋晃了晃，问道：“干吗这么吞吞吐吐的？是不是缺钱用呀？”

“是的……”瓦利布拉姆支支吾吾地说。

“你每天来，每天回，欠我的钱老是不拿来还。你借了我那么多钱，房子抵押给我已经五年了，你既不还钱，又交不出利息，而且还要继续借钱，还有完没有？你得拿个主意啦！”巴拉马西瓦姆的话里带着怒气。

“我实在没法子呀，我的困难总是没完没了。”瓦利布拉姆只回答了一句。

“你这困难，那困难，跟我说有什么用？你什么时候才能把欠我的钱连本带利统统还清，把房子赎回去呀？你听我说！五年多来，你借我的钱，加上利息，跟你的房子的价值也差不多了。我看，你干脆把房子卖给我吧。刨去你欠我的钱，剩下的我一次给你算清。这样，既可以帮你解决眼下的困难，我也不必老操你这份心。就这么说定了吧。”巴拉马西瓦姆说罢，把围巾①往肩上一搭，走了。

瓦利布拉姆听了老板这一番话顿时感到心惊肉跳。他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一声不吭地走了出来。老板锁上店门，钻进了早已候在门口的汽车。

①围巾：泰米尔人习惯于在肩上搭一条围巾，天气凉时也可以围在脖子上或裹在头上。

瓦利布拉姆站在门口台阶上，呆呆地望着汽车开去的方向。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这回忆，就象那飞速转动的汽车轮子一样在他脑海里旋转起来。

瓦利布拉姆在巴拉马西瓦姆比莱的店里已经干了二十年了。他先是做售货员，后来当了会计。他每月工资是九十卢比，要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他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对家庭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为了养家糊口，他支撑着虚弱的身体，辛辛苦苦地干活，象一部不停地转动着的机器。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这点儿工资越来越不够维持一个五口之家了。每月入不敷出，不得不向老板借钱度日。巴拉马西瓦姆不愧是个商人，干什么事情都有个商人的头脑。他肯借钱，决不是对他做牛做马的店员有什么恻隐之心，而是另有打算。

巴拉马西瓦姆的家坐落在贾夫纳市一个泰米尔人和穆斯林人混杂居住的地区，那是一条十分热闹的街道。瓦利布拉姆的家就在马路对面。巴拉马西瓦姆对那所房子早已垂涎三尺，做梦都想得到它。此人买地买房，从来不愿意一下子拿出一大笔现款。他的办法是放高利贷，要人家用房地产做抵押。当人家向他借钱的时候，他总装出一副悲天怜人的样子，对人说：“谁也免不了有灾有难。老兄不必担心，只要你开口，我还能不帮这个忙吗？再说，你也不会一辈子翻不了身的吆！好日子一定会来的。到时候，你把本钱和利息还给我，我把契约退给你就是了。”引诱人家上了钩，等你钱花光了，他再借一点给你，就这样债上加债，利上滚利，别想还得清。最后，他就把别人的房子占为己有了。他已经用这样的办法买下了附近的许多房子和地皮。

现在，巴拉马西瓦姆正用同样的手段，要把瓦利布拉姆的房子弄到手。当他第一次借钱给这个店员时，心里已经断定，陷于贫困的瓦利布拉姆是没有能力还债的。可怜的瓦利布拉姆哪里知道老板的险恶用心呢？

光阴荏苒。有一天，商店停止营业之后，店员们都走了，剩下瓦利布拉姆一个人站在那里搔着脑袋不说话。巴拉马西瓦姆见此情景，心里明白了三分。他佯装不知，脸上掠过一丝微笑，问道：“喂，瓦利布拉姆，干吗站在那儿发愣呀？”

“没什么……唉，眼下手头上紧，能不能……”瓦利布拉姆吞吞吐吐地说。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照你这么没完没了地借下去，何时是个尽头呢？我是直话直说，你不要见怪。你欠我的钱已经不少了，我可不能随便再借给你了。总得有个保证嘛。如果你再要借，旧帐新帐加在一起，你得写一张字据，用你的房产作抵押。不是我不相信你，凡事都要以防万一。天有不测风云啊！好比说一个人，今天还是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见不着了……瓦利布拉姆，我说的对吧？”

瓦利布拉姆被他说得懵里懵懂。他思索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巴拉马西瓦姆没再说什么，把瓦利布拉姆要借的钱如数给了他，并记了帐。一周之后，瓦利布拉姆写了抵押房子的契约。这如同一只羊已经把脑袋伸进了狼的嘴巴。

瓦利布拉姆因为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加上精神负担很重，不知不觉地染上了肺病。病魔一点一点地吞噬着他的

躯体。他已经感到虚弱不堪，但还是拖着带病的身子到店里去上班。他担心，要是自己倒下来，一家子就无依无靠，就得上街去乞讨。

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我恐怕是活不了多久了。我要是死了，他们娘儿四个怎么办呢？”想到伤心处，瓦利布拉姆不禁暗自落泪。后来，他觉得老是伤心也没有用，得早作安排。于是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大女儿帕特米妮培养到高中毕业，找到一份职业。那时，即使自己死了，她还可以挑起维持家庭的担子。所以，尽管开支很大，即使借债，也要供大女儿上学。

祸不单行。瓦利布拉姆的妻子得了心脏病，已经卧床两个月了。贫穷本身就是一种顽症，加上身体有病，其痛苦的程度不言而喻了。瓦利布拉姆整天忧心忡忡。他盼望妻子的病早日好转。但是，哪里有钱治病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老板巴拉马西瓦姆主动来“帮忙”了。

“喂，瓦利布拉姆，什么事儿叫你这么发愁呀？我知道你手头缺钱，老婆病了没钱给她看病。你老是愁眉苦脸的，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再这样拖下去，你老婆就要一命呜呼了。既来之，则安之嘛。神会帮助我们消灾免难的。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她的病治好呀！至于钱嘛，你就甭操心啦，我借给你。”老板一本正经地说。

高利贷是坑人的陷阱，而且是用绿草和鲜花掩盖着的陷阱。瓦利布拉姆没有想到，也没有时间去想。即使想到又怎么样？还得往里跳！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妻子的病治好。所以，他接受了老板富有“同情心”的劝告，借

下了一笔又一笔的阎王债。

瓦利布拉姆的妻子玛哈拉珠米总算能起床了。可是，他欠老板的债如同滚雪球似的，越积越多，象一条锁链缠在他身上。沉重的负担把瓦利布拉姆压得直不起腰来，身体瘦得象一根干枯的树枝。现在，他的心也被债务的重负压碎了。这笔债把他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得不出卖全家唯一的财产——房子了。这房子是妻子带来的陪嫁^①啊！他感到疲惫不堪，心灰意懒了。但是，为了这一家子，他必须活下去……

瓦利布拉姆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忆着自己艰难困苦的生活历程。唉！这是什么生活？这是什么世道？这完全是一场戏！生活就是一场戏！我在这场戏里扮演的角色只有哭泣，只有叹息！这场戏究竟演到何时才算结尾？恐怕要等到我死，才能一了百了。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啊！当一个人希望破灭、灰心丧气的时候，往往求助于吠檀多^②，此刻，瓦利布拉姆的心也在吠檀多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

愁绪满肠的瓦利布拉姆回到家里，把肩上的围巾往躺椅的扶手上一搭，精疲力竭的身子就倒在躺椅上了。他冲着屋里喊了一声：“帕特米妮！”

“爸爸，什么事？”正在屋里读书的帕特米妮一面答应着，一面走出来。

“叫你妈弄杯茶或者咖啡来。”瓦利布拉姆指着厨房

①陪嫁：按照泰米尔人的风俗习惯，结婚时，女方的家长要拿出一大笔钱财甚至房产作为陪嫁。

②吠檀多：梵文VEDANTA的音译，印度教的基本教义理论之一。

说，而后把脑袋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几分钟后，玛哈拉珠米走到丈夫身边说：“咖啡煮上了，可是家里没糖了。”

瓦利布拉姆正在闭目养神，缓慢地说：“什么？没有糖？”

“是啊。你去买吧。”

“我身上一个钱都没有。唉！没糖就算了，凑合着喝吧。快去拿来吧，我渴得嗓子冒烟了。”

妻子没有再说什么，进屋去了。

刚才瓦利布拉姆还是满脑子的怵惶多，现在又回到了现实世界。他情不自禁地发起牢骚来：“唉！这是什么生活！累死累活地干活，有时候连口水都喝不上……”

过了一会儿，玛哈拉珠米把咖啡端来了，放在躺椅扶手上，对丈夫说：“糖罐底下还沾着一点糖，我把它刮下来放进杯子里了，不知道有点儿甜味没有。”说罢又回厨房忙去了。

瓦利布拉姆一口气把咖啡喝完，抬起头来，长叹了一口气，又把头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

他回想起老板对他说过的话，心里翻起了波浪：这笔阎王债怎么还得清？抵押出去的房产怎么赎回来？就这样拖着不管吗？老板是不会宽容的。到时候，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人？可怜的帕特米妮，将来出嫁，什么首饰都没有，什么嫁妆都没有……

他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他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再想，但却无法摆脱这些揪心的问题。他仿佛跌进了愁思的深渊，周围是一片可怕的黑暗。神啊！你为什么要如此折磨我们呢？我们的命为什么这么苦？我可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啊！

第二章

巴拉马西瓦姆比莱几乎每天都催促瓦利布 拉 姆 快拿主意，到底房子的事怎么解决。瓦利布 拉 姆 心情十分矛盾。他思前顾后，忧心忡忡，又不敢和自己的妻子谈这件事。但是巴拉马西瓦姆越逼越紧，逼得他走投无路，迫使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一天，他终于不得不把真情告诉了妻子，玛哈拉珠米闻言愕然。这些日子来，她一直忍受着贫困和忧虑的熬煎。同时，她也一直抱着这样的幻想：房子虽然抵押出去了，但总有一天他们会碰上好运气的。等到有了钱，房子还可以赎回来，一切困难也可以解决。而现在，自己的希望，幻想即将破灭，她的心碎了。但是，她更不忍心增加丈夫的痛苦。只能把自己的痛苦埋在心里。

“拉珠米^①，只要我们人在，好日子会来的。可是，眼下是不可能把房子赎回来了。”丈夫悲切的话语使拉珠米心头一阵酸痛，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象泉水一样涌了出

^①拉珠米：玛哈拉珠米的简称。

来。她一向认为，和自己的丈夫同甘共苦是做妻子的责任，于是，她呜咽着安慰他：“你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一个女人家有啥法子呢！我不忍心让你为难。一切听天由命吧。”

把房子抵押出去的人有几个能把房子再赎回来的？穷人的房子、土地一旦落到富人手里，就象被大鱼吞进腹中的小鱼，难道还能死里逃生？瓦利布拉姆的房子只能遭到和小鱼同样的命运。就这样，巴拉马西瓦姆成了这所房子的主人，而瓦利布拉姆却失去了他唯一的财产——房子。

瓦利布拉姆和他的妻子在契约上签字的时候，他们的手颤抖着，眼里噙着泪水。对这一对贫苦的夫妇来说，失去了房子，就没有安身之地，怎么能不万分痛苦呢？

扣掉抵押房子时预支的钱，加上利息，瓦利布拉姆只得到两千卢比，这笔钱仍然存在老板那里。他一家五口人现在总共只有这两千卢比了。似乎这一家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全都包含在这两千卢比之中了。

房子虽然卖给了巴拉马西瓦姆比莱，但瓦利布拉姆夫妻俩还是舍不得离开这所房子。因此，瓦利布拉姆向老板要求租用这所房子。巴拉马西瓦姆心想，他们的两千卢比还在他手里，因此不愁他们交不起房租，也就同意了。瓦利布拉姆居然落到了要出租金才能住自己的房子的地步了。

自从卖掉房子以后，瓦利布拉姆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对一切都抱冷漠的态度。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肺病一天天地吞噬着他的生命。本来就已经入不敷出，房租这一笔新开支，就更没着落了。他不得不开始动用存在老板那里的两



千卢比。

有一天，瓦利布拉姆正在店里结账，突然咳嗽不止。往常，咳几下就停住了，这一次却越咳越凶，咳得他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他一手捂着嘴巴，一手使劲按摩自己的胸口。就这样折腾了个把钟头。

这一切，引起了老板的注意。他看到瓦利布拉姆在上班时间这样咳个不停，心里很反感。他朝瓦利布拉姆瞧了一眼，厌恶地说道：“喂，你怎么咳得这么厉害啊？要是身体支持不了，为什么还来上班呢？在家躺着不好吗？你在这里还不把病菌传染给别人？人家顾客会有什么想法呢？”

瓦利布拉姆因为一直在咳嗽，老板的话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见了。这一次咳得太厉害了，他忍受不住，无法继续工作，只好告假回家休息。

老板正和一位零售商人谈生意，那位商人警告说：“干嘛还把他留在这里？一个人得了肺病，其他人也要被传染上的，你可得当心呐。”

巴拉马西瓦姆比莱点头称是：“唔，这个月底就打发他走。”

瓦利布拉姆压根儿不知道老板作出了这一决定。他边咳边走回家，因为太累，一进门便瘫倒在躺椅上。拉珠米看到丈夫那种难受的样子，心头不禁一阵发紧。她急忙走到丈夫身旁，用手抚摸着他的胸口说：“请个医生来看看好吗？”

“不用了，我这个病，大夫是治不好的。你去拿杯咖啡来吧。”他有气无力地说。

拉珠米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滴在瓦利布拉姆的胸口上，